

那时候，父亲常坐院子里织网。挂网、旋网、圈网都织。那时候父亲年轻，是坐在生养自己的土地上织网，门前的格尼河水哗哗流淌。织好的网一定会投入河流，父亲更像在为河流织网。阳光照耀着，鱼线闪银光，门前的河流也闪银光，若到傍晚，火烧云来了，就闪红光。这些光都被父亲吸纳，父亲红润的面庞遮盖了疲惫，有些年纪以后，又遮盖了沧桑。

小时候的父亲不织网，那时鱼太多，有“瓢舀鱼”的说法。父亲说，人们傻得不知道吃鱼。小时候的父亲与河流的亲昵是戏水，把自己玩成一条鱼。父亲依靠练就的看家本领，从河流中挽救过的生命数不清。比如，谁家轻生的媳妇、偷偷下河的顽童、洪水冲来的小伙以及困在洪水中的村民。因此，父亲要在夏天教我们游泳，就在家门前的三角河叉，水流最诡秘的地方。我们无所顾忌地玩水，他又会告诉我们水的危险。

都说打鱼摸虾耽误庄稼，父亲却不耽误。父亲会在晚上从地里回来再去撒网，天不亮去起网。每一轮太阳升起的时候，远远会传来水裤的声音，那是父亲的脚步，漆黑的水裤从脚到腋窝，少说有十多斤重，走起路来隆隆作响。进了门，就有腥气四散，凉丝丝的，带了些鲜，那是河的味道。若腥气浓重，就捕到了鱼。母亲会从气味判断，父亲扛回来的用厚塑料布包裹的网兜里打了多少鱼。冬天，河冰封了也要去。人们三五成群，带上羊镛、铁锹、钎子、斧子，还要扛上木橛。大家铲去冰面的厚雪，刨冰窟窿，叮叮咚咚，各种工具都用上，庄稼人变成了工匠。刨到一人多深，人才从里面爬上来，几个人抬起木橛往窟窿里撞，嘿哟，嘿哟，撞破以后，河水就翻着花冒出来，鱼也会冒出来，冒出来的鱼很难再回去。冰封的冬季，父亲仍会在河里获得丰收。所以，一年四季，河都在流淌。难怪人们喜欢把河比喻为母亲，河流喂养着岸上的人们。

有水的地方人心是柔软的。岸上的人们会为一根木头争红了脸，也会骂得嘴角泛白，东家长西家短，但最终洒下热泪，化解了一切。在此之前，他们可否到了岸边，去看了河流，答案是肯定的，河流梳理了人们的千头万绪，河流柔软了人的心。

离开一片水域，到达另一片水域，即从北到南，从格尼河到嘉陵江，这是我的人生轨迹，离开

故乡，到达另一故乡。水，给了我两次故乡。格尼河来自诺敏河，诺敏河是嫩江的支流，嫩江注入松花江，父亲没去过松花江，只听说松花江大得看不到边，里边的鱼也大且多。嘉陵江是长江的分支，发源于秦岭，经陕西、甘肃、四川、重庆，汇入长江。我的所在地为四川南充，有着“曲流”之称的那段水域。

后来父亲随我来到嘉陵江。父亲来之前，我未曾提起对家乡那条河流的想念，想再去靠近，嗅嗅那鲜腥之气，像孩子一样在岸边的草甸子奔跑，抛一捧野花瓣，看它随波逐流，或拾起鹅卵石，打几个水漂。那时，还不知对河流的思念实际也是思念岸上的人们。父亲反对我远嫁他乡，当一切成为定局，南充已定居了他的三个儿女。我告诉父亲，这里有江，很大的一条江，父亲才有悦色。

父亲和母亲的包裹很多，多到几乎占据一半的客厅。除去母亲带的那些衣服，父亲在北方织的网占了重要比例，还有父亲那条沉重的水裤。城市与农村的生活方式存在差距，加之异乡的语言问题，父亲不快乐。我知道父亲带了网，想要见水，通过与水的沟通，来沟通人。我很希望水能够成为媒介，免去父亲的离乡之苦。我住的地方不是江景房，无法像故乡那样开门见水，但距离江边不远。那时嘉陵江上中坝大桥正在兴建，父亲第一次到江边，脸上有了多日不见的润红。父亲说，松花江可能也是这样，水好像没动弹。又说，水太大了。禁渔期无法捕鱼，父亲则每日到江边，看对岸的桥一点点铺过来。多日后，父亲认为，每天在修桥，那桥就是不长。而后才渐渐明白，是江太宽，看不出桥的生长。

终于可以捕鱼了。父亲沿着江岸去找一块适合撒网的地方，走了很远也没找到，一连找了许多天，仍没有合适的地方。父亲说，要在平稳的河叉下挂子，河岸的岩壁下圈网。河叉里一般是涨水时不小心跑进去出不来的鱼。圈网一般捕的是鲢鱼，鲢鱼喜欢钻岩缝，且水底有淤泥的地方，往往中间水流湍急，岸边略稳，有漩涡。在我看来，不是没有这样的地方，但是父亲一直摇头，在排斥着什么，似乎他的那些网只属于格尼河，不该搬进嘉陵江。

之后，父亲实在熬不住，索性撒一网试试。地点选择距离滨江大道不远的河岸。父亲



有些不好意思在城市的江边穿上那条沉重的水裤，其实也大可不必穿水裤，水裤只适合北方，北方的水即使在夏季也凉。于是，父亲任凭江水湿了衣裤，撒下了他的第一网。正如父亲预料的那样，一条鱼也没有。父亲在起网时还是抱有希望的。

父亲一直没有捕到鱼。父亲撒下的渔网时常消失不见，他猜测不是被水冲走，就是被人偷走。还在的渔网也没打上鱼，甚至连水草也没有，偶尔会挂个矿泉水瓶子或者塑料袋之类。要么，会发现渔网上有一个大洞。当我看见父亲在阳台织网时，才明白，父亲要织适合嘉陵江的网，有大的网眼。父亲说，江里的鱼都是大鱼，他的网小了。

然而，父亲费尽心力织就的网，仍然捕不到一条鱼。怎么会捕到鱼呢，那些网眼大到可以顺利穿过人的双拳。

后来，父亲像去格尼河上游打渔那样，带上干粮水壶，还买来帐篷，几个日夜守住嘉陵江。那天，父亲湿漉漉地回来，身上沾满泥浆，鱼没打到。我们劝父亲不要再打渔了，买鱼竿钓鱼吧。夜里临睡前，父亲才告诉我们，雨后他在高高的河堤摔了跤，爬起来又摔倒，再爬起来还是摔倒，一连摔了三次。父亲愤愤地说，长这么大，还没摔过这么多跤，嘉陵江跟他干上了。

父亲几乎对嘉陵江难以理解了，这么大的水，为什么没有鱼。鱼当然有，只是父亲捕不到。每到傍晚，父亲会看着江里的渔船发呆，难道鱼只钻他们的网？

父亲没有气馁，努力与一条陌生的河流和睦相处，以融入这座陌生的城市。父亲买来钓鱼竿，跟江岸钓鱼的人坐在一起。虽然没见父亲提鱼回来，但父亲每天都热情地去钓鱼，已经知道哪里有卖鱼饵。这些鱼饵并不仅仅是蚯蚓，而是鱼虫，往江面一抛，再用鱼钩，鱼是被空钩刮上来的。这种说法我不信，父亲坚持说那些钓鱼的就是这样钓到。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并没有去问，而是看，看怎么能看出来。对于父亲来说，嘉陵江岸上的人们是陌生的，他还没踏出那关键的一步。

终于，鱼上了父亲的钩。那天父亲回来，我们照例问他钓到没有，往日他会回答，那日却一声不吭，且带着一抹难以捉摸的笑容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钓上的那条鱼，一条中指大小的鱼，包裹在层层叠叠的塑料布中。我们没人知道这是什么鱼。那样的一条小鱼无法上餐桌，小得让人发笑，小得令人尴尬，但最终是一条鱼啊。我们笑了好一阵，笑的声音有点大，之后大家陷入一种难以言说的静默。父亲站在阳台抽烟远眺，因为一条小得可怜的鱼，脊背比平日挺直了些。

多年以后，我们送父亲回故乡。回去的包裹仍然沉重，父亲背上了在城市买的渔具，完整的一套，比那条水裤沉重了好几倍。那时父亲已身患癌症，消瘦，憔悴。我们想帮他背那套渔具，怎么也要不过来，他就要让渔具贴着他的背，像把巨大的吉他，一走路咕叽咕叽一下下敲着他

的屁股。

父亲站在家乡的河岸说，看咱这河多好啊！那江太欺负人了，一条鱼也打不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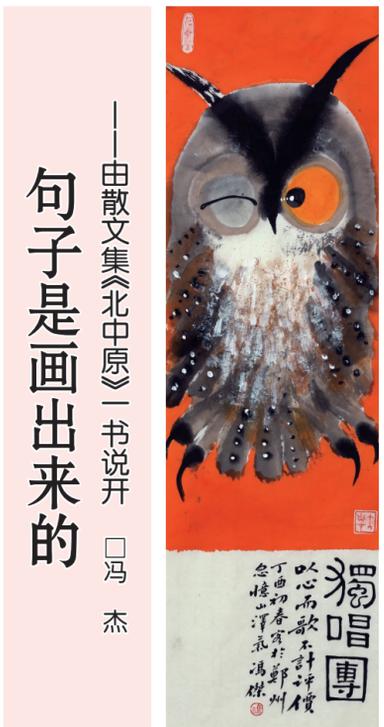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家乡的人来看望父亲，父亲都要打开那套渔具，一遍遍讲他在嘉陵江捕鱼的日子，讲嘉陵江，以及江岸上的人们。无论之前怎样褒贬，最后父亲会用一句话总结，嘉陵江那地方挺好。父亲知道自己时日不多，常常自言自语，这辈子够本了，一江一河，挺福气了。

在嘉陵江畔生活近20年，我并没有机会认真了解这片水域，直到2017年夏初，跟随采风团走嘉陵江。父亲也应该也想看看整片嘉陵江水域，就像没有见过松花江那样，再看看长江。然而父亲已经去世。

我们从广元朝天区出发，到昭化，再到广元港，乘船到虎跳镇上岸，再到苍溪，而后阆中、华蓥、武胜、合川、重庆。武胜是南充的一个县，在武胜的沿口古镇，我们遇见了一位织渔网的老人。老人坐在屋檐下的小马扎上，挨着古旧的木门，面前一条长凳，长凳上挂着网线，网线银白，老人的头发也银白，背后是一条悠长的古巷，巷子尽头是嘉陵江。我嗅到了熟悉的鲜腥之气，也许来自嘉陵江，也许来自脚下近千年的青石板。我想象太阳刚刚升起，老人背着用厚塑料布包裹着的网和网里的鱼，沿着古巷走回家的样子。滴滴答答的江水从背后跟着老人的脚步，渗进青石板里，一直跟到他的门前，他的妻子会通过气味辨别鱼的多少。有多少年的古镇，就有多少年的渔翁，那鲜腥之气也有了古味。我可以称老人为父亲，河岸上的渔翁都是我的父亲。

嘉陵江是在合川与渠江、涪江汇合，到重庆朝天门汇入长江。我的行程因事终止于合川，没能到达朝天门。就像父亲没有去过松花江，我至今也没到达朝天门。心中有个长长的大河浩荡，有个宽阔所在，凡事有念想总是好的。不过，如果有一天我去朝天门，一定替父亲看看长江。

对我来说，如果决定在一座陌生的城市留下，是因为水，那么一点也不夸张。没什么事，能够出门看看河流，这多么好。有人问起，你的家乡在哪里，我可以回答，我有两个家乡，一个叫河，一个叫江。父亲也如此，这一江一河，是他引以为豪的。



命，大作家营造气象浑雄之境界，只有小作家才埋头打磨句子，重视局部，像捕鱼者关注水纹变化，像工匠在镶嵌一件景泰蓝器皿，烟雨涌来，格局肯定嫌小。

文字热爱颜色的缘故，有了文图并列组合，有了《北中原》一书。

颜色和文字

让句子暂停，把颜色再调远一些。虚谷是我喜欢的一位画家，他会“画颜色”。虚谷任过清军参将，后有感触披缁入空门，这近似顿悟。他不当作家，我一直没见《虚谷小语》。其人一生简历就是“四套件”：穿过儒服、戎装、官服、袈裟，最后睡在关帝庙画案上，乘鹤西归。他画花果、禽鱼、山水、金鱼、松鼠尤为著名，笔墨老辣奇拙，用干笔偏锋，敷色以淡彩为主，偶而亦用强烈对比色，风格冷峭新奇，隽雅鲜活，匠心独运，无一呆滞相，吴昌硕叹道，“一拳打破去来今”。我少年时代床头墙上贴过他一张《松鹤图》，肯定是印刷品。虚谷如果写作，他会调理语言，把颜色运用得是：正敬、平奇、虚实、轻重、藏露、布白。句子空灵，有空间感，平中求奇，静中有动，虚实相生，突破常规，生意盎然。这样的人掂笔再写作，根本没有同代作家吃饭的份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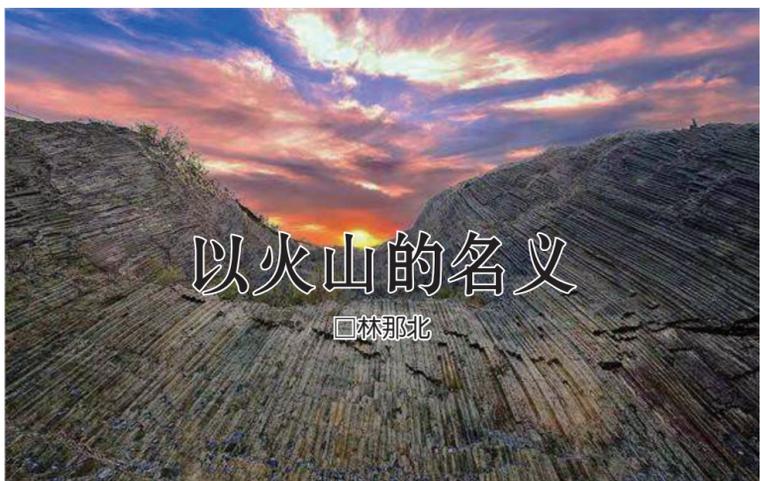
我脑海里，能把文章和颜色贯通一气的只有虚谷，可惜他不写散文。

有一天半夜，他对我说，要颜色变形，要“来得狠，舍得妙”。虚谷之前，八大将鱼眼画成方的，眸子点在眼眶边，冷光向社会，白眼朝天，以示蔑视态度。到虚谷笔下，他把金鱼身子画方形，鱼头画方形，他推动一方一方金鱼在纸上游动。同时代，西方印象派画家塞尚、莫奈，和虚谷画风有相似处，两地离这么远，这真有点玄乎。虚谷说，你句子也要写成“方形的”，像驴子。

这都是纸上谈兵，关键要看句子出笼之后的模样，是蚯蚓还是黄鹌。句子要大于颜色，句子要小于颜色，句子要携带颜色。

以上是一边写字一边掺颜色的体会。一位作家一谈创作体会云云语语就不可爱了，尤其作家不说字偏说色，避实就虚，像一个行者一旦登上领奖台，同样也不可爱了，不管找啥理由搪塞。

(图为《北中原》一书插图)



你无法想象 18000 多年前的岁月是多么寂寥，“兵戎相见”“烽火连天”“尸横遍野”等词语还陌生得像一群怪物，大地如此单纯稚嫩，无边的荒原与旷野比肩接踵，所有的树木与野兽都悠然自得地以为自己就是地面上唯一的彼此，将一起相安无事地活过无数春天和冬天。它们不知道未来即将出现的“人”，会是一个什么概念，又将会把它们的日子搅出什么花样来。

那天也许有雨，或者阳光剧烈，这都说明不了什么，骤起的风其实连日来已经夹带着一缕缕越来越浓烈的焦黄气味，泥石间不时有细微的抽搐一闪而过，却没有唤起任何一株植物和一只动物的警觉。身处太平日久，太阳升了落了，月亮又懒洋洋爬到头顶，白与黑就这样无休止地周而复始转换，时光永远移动得那么安逸且恒定，在习以为常中已经渐渐麻木，早就略掉种种危机。

可是地已经越来越异样，从温热升腾到炽烈，几乎只是瞬息之间的事，然后突然电光石火，隐于土之下的伟力已经暗自蓄谋了很长时间，它们狂躁地翻滚喊叫，终于接连撕扯开几个大口，岩浆刺时呼啸向上，烈焰灼红了天空，赤地千里，草木不再，天地浑浊迷离，日月黯然晦涩……

18000 多年后，我在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城南 20 公里左右处这个叫淘家庄的村子，听到了关于那场火山喷发的往事。脚下曾经有过的地动山摇，已经淡远得如同一个虚幻的传说。那个被人类命名为团山子的地方，海拔仅 190 多米，不险峻不陡峭，从远处看，它甚至荡漾着一股温情脉脉的柔美，虽已入秋，树木仍参差挺立，叶片迎风摇摆，依旧有着丰盈而热烈的绿意。走近了才猛地一怔：居然有这样的石头！确实非常奇特，数万根大小不一的岩柱工整精致地呈五棱或六棱放射形的条状，仿佛被无数能工巧匠倾力精雕细琢过，使其自上而下徐徐倾斜出 45 度，成片铺开，坚硬宏伟，深重的灰色中又夹带着沉稳的褐和黑——因了这肃穆的色泽，整个玄武岩的石崖顿时显得愈发神秘而庄重了。

火山口，如此博大壮观的锥形火山口！它深达 20 多米，直径 60 多米——不仅一个。淘家庄属于昌乐县乔官镇，镇上包括团山子在内的火山口遗址面积 7.2 平方公里，竟有 20 余处

之多，彼此相连，互为呼应，像一张张张嘴朝天张开，执拗地诉说着什么、呼喊着什么。在第一次喷发之后，地下的玄武岩浆像约好了似的，接连钻出地面，一下又一下。在 1000 多万年的时间里，共有三次大规模喷发，波及范围多达 1000 多平方公里。终于喷痛快了，它们才在大约 10000 年前款款歇下，重新板起脸，归于沉寂。

究竟是哪种生灵开始在这片土地上最初萌发生机？又是哪一双脚开始最先徐徐踏人？位于胶东半岛中部的昌乐，北面 80 公里处就是浩瀚渤海。据记载它古称营丘，最初是姜太公的封地，春秋战国时期，齐威王的大臣淳于髡也在此执政，死后淳于髡就葬在火山群中的“夫子山”上。而置县则始于北宋建隆三年，即公元 962 年，以“都昌”“长乐”两地名之尾字取名昌乐县，寓“昌盛安乐”之意，此时离火山第一次爆发已经过去 17000 多年。时间修复了一切，万物都在复苏，炊烟起了，直立行走的人类在此安居乐业。

火山灰中含有极其丰富的矿物质，对所有植物而言竟都是上等的肥料。昌乐县乔官镇境内这些远古火山群，遍及郝家沟、姬家庄子、荆山坡、孙家沟、段家沟、响水、黑山子、南音等几十个村庄，这些被外人统称为火山村的地方，稻谷、小米、西瓜、白芋等农作物都因此有了与众不同的品质。更奇特的是，火山还带来另一个更珍贵的宝贝，就是蓝宝石。作为世界四大蓝宝石产地之一，目前全县已经勘测出来的蓝宝石有矿面积多达 450 多平方公里，储量数 10 亿克拉，占全国蓝宝石总储量的 90% 以上。

从地质的角度看，所谓火山，不过是地球板块相互摩擦碰撞，在日积月累中形成了局部高温，覆盖其上的岩石被熔化而膨胀，形成巨大压力，于是在地壳断层或薄弱的地方找到突破口，骤然向上迸发。

站在昌乐阳光透亮的凉爽秋色中，我俯身看向脚下，这里的地壳果真比别处薄吗？不知道史前那么暴戾的地层之下，一万多年来为什么又变得如此温顺驯服？火山灰、蓝宝石，以及全国面积最大、保存最完好、形态最独特的火山遗址，对于这一方土地而言，都成为额外的奖赏。天地有情，冥冥之中想必造物主不过是借火山的名义，把一份厚爱赐予了这里。



少年时，我立志当一名画家，梦想自有原因，最早见集会街头民间艺人卖画，人来人去，我能蹲着观赏一天。我崇拜这些乡土艺人，他们做事简单：一摊位一张纸一狼毫，顶多为防风在摊布上压一砖头，脚下便出来山水世界、鸟语花香。一个集会下来，出售了自己的颜色，他们散会有米